

《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目录

- 马关县的历史与沿革.....李社祥（1）
- 马关回民起义片断.....范朝茂（4）
- 日本帝国主义轰炸马关的罪行.....张子进（7）
- 法帝飞机轰炸马关的惨痛回忆.....刘代义（9）
- 云南步兵十七团夜袭瓦渣始末.....孙云程遗稿（13）
- 廖周争霸，百姓遭殃.....孙云程遗稿（17）
- 猛洞项盘两性械斗始末
.....廖继霖口述 范朝茂整理（21）
- 匪首杨国华.....李自信（26）
- 李三老虎的下场.....李开洪 王寿全（39）
- 国民党新八军军长蒋正南落网记
.....桂玉堂供稿 郑睿民整理（46）
- 意外的收获
——活捉敌反共救国军滇东南纵队司令余正南经过
.....蒋仕川（47）
- 我参加边纵的几点回忆.....张金琛（49）
- 第二次解放马关目击记.....任成武（53）
- 文华歪头山对土匪吕运尧的伏击战
.....卢仲桃根据夏同升口述整理（56）
- 游击时期唐家坡、格洒地区的武装斗争片断
.....郑睿明（58）

袭取小箐口击毙匪首杨水道·····	刘裕恒	涂炳尧	(62)
依族改装的经过·····		卢尔荣	(66)
马关仆族(彝)风习见闻·····		郑睿明	(68)
倮么仆(彝)族的血泪史·····	蔡正兴	蔡子文	吴廷尧(72)
盐课碑·····	卢尔荣反映	范皋群记录	标点(78)
民生疾苦盗匪遍地·····		卢仲桃	(83)
李绍中到马关于了些什么·····		田为光	(88)
李绍中在马关于的两件坏事·····		高勤	(90)
韭菜坪惨案·····		龙道兴	(92)
龙发彬谈韭菜坪事件·····		陆仕华	(95)
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		田广禄	(97)
历尽沧桑喜逢春·····		欧	河图(123)
王世珍史略·····		朝茂	(137)
王世珍进关与依族十六寨惨案·····	卢尔荣	卢尔腊	(141)
国民党马关县党部的成立与覆灭经过 ·····	常永兴	范皋群	(143)
解放前马关的邮电概况·····	李松声口述	范朝茂笔记	(153)
解放前马关地区流通的货币·····		郑睿明	(156)
滇戏的传入及马关地区艺人的悲惨遭遇 ·····	陈湘铭李茂东述	陈家延整理	(159)
辛亥革命后马关城区的教育沿革·····		范朝茂	(165)
马关涂杉经营的兴衰·····	周启芳	张子进	(176)
龙上登正气常存·····		李社祥	(181)
马关电力发展概况·····		卢仲桃遗稿	(183)
国营健康农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李彰康	(200)

马关县的历史与沿革

李社祥

马关县地处祖国西南的边陲，与越南接壤，国境线长达138公里，向为滇东南国防重镇。

《云南考古》第一、二章载，远在一万多年前的更新世晚期，西畴至马关一带即有形态特征接近现代人的“智人”居住。1983年文物普查时，又在山车仙人洞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洞穴遗址，这有力地说明了马关地区人类延续的情况。

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在盘龙河与红河水系之间，有句町、进桑两个少数民族部落。《云南省地图集〈马关县概况〉》载，马关当时属进桑部落。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130年）始通“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今马关县境设进桑县，东汉改进乘县，均属牂牁郡。蜀汉、西晋仍沿进乘县名，隶兴古郡。唐属黎州地。北宋皇祐年间，广南侬智高梗命，元帅狄青征进，龙海基为向导，屡著奇功，遂得任长官司，管阿雅地，即今之八寨；时维摩、六诏、朵那、白谨耳、大小教化、王弄、安南、牛羊、新现等处皆为所辖（见《开化府志》卷七·乡贤，《马关县志》卷六·人物志）。也就是说今文山、红河两州大部份地区均为阿雅长官司辖区。元至元十三

年（公元1291年）立舍贤千户，统属教化、强现、牙车三部长官司（均为龙海基后代）地，隶临安等处宣慰司（见云南《地名集刊》1980年第二期第65页）。至明洪武中，因龙氏后代繁衍，阿雅地方“令舍人分管”，至此分成教化、王弄、安南、枯木、牛羊、八寨（又名阿雅）等长官司。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设开化府。雍正六年（1728年）设马白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改安平厅，取“设官镇守，边疆安平”之意，并析文山县之东安、逢春、永平诸里地属之。道光中，从永平里划河口设汛（后设督办署，辟为中越商埠），隶开化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又从东安里划一部设立麻栗坡付督办署，管辖六汛，隶开化府。民国二年（1913年）改安平厅为安平县，因与贵州省安平县重名，次年根据地处边陲的实际，以旧地名马白关去白字改马关县。民国九年（1920年）又划出东安里成立西畴县。昔日疆域广阔的马关县，几经变更，至此仅有逢春、归仁二里及永平里之一部，即中区（今仁和、木厂、马白、坡脚四区）、西区（今八寨、大栗树、箐厂、古林箐、浪桥五区）、北区（今文山古木、杨柳井、山车三区）、南区（今夹寒箐、都龙及南捞两区）四个区。区设团首。民国二十年（1931年）改中、西、北、南区为一、二、三、四区，改团首为区长。1934年初，把四区改划为六区。1940年下半年废区将六个区改划为十大多镇，即：马文镇（今城关镇及马白区）、大戛乡（今大栗树区）、廉喜乡（今八寨、浪桥两区）、马吉乡（今箐厂、古林箐区）、永仁乡（今仁和、夹寒箐区）、木厂乡（今木厂区）、马兴乡（今坡脚区及马白区的马洒乡）、车柳乡（今山车、及文山杨柳井区）、逢春乡（今文山古木区）、仁华乡（今南捞、南温河区）。1945年将马文镇改名为安平镇，大戛乡改靖西乡，廉喜乡改玉城镇，马吉乡改南屏

乡，逢春乡改长春镇，车柳乡改景星乡，木厂乡改德化乡，马兴乡改复兴乡，仁华、永仁二乡未改。

建国后设一区（马白）、二区（文山古木）、三区（八寨）、四区（仁和）、五区（夹寒箐）。1958年划出古木归文山，又从麻栗坡、河口县划入都龙、小坝子区。1958年改区为公社，共辖马白、大栗树、八寨、浪桥、箐厂、古林箐、仁和、木厂、夹寒箐、小坝子、都龙、南捞、坡脚、山车14个公社及健康农场；1974年又从都龙公社划出金厂另成立公社。1980年恢复城关镇直属县人民政府。1984年改公社为区，同时将城关镇改名为安平镇。至此，全县共辖一镇15区，3个区辖镇，4个镇辖办事处，117个乡（其中有9个民族自治乡）。这9个民族自治乡是：那衣傣族自治乡、桂皮山傣族自治乡、大新寨傣族自治乡、三村傣族自治乡、马西傣族自治乡、金竹棚傣族自治乡、辣子寨傣族自治乡、旋坡傣族自治乡、大丫口瑶族自治乡）。有以汉、壮、苗、傣、拉基、都匀、蒙古族为主的八种民族共299,179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共同努力奋斗。

马关回民起义的片断

范朝茂

自满清以武力夺取中国统治权后，厉行民族压迫。我国各族人民，在清政府暴虐的专制统治，官府、恶霸、地主、豪绅等的残酷蹂躏下，因不堪忍受而进行的武装暴动，此伏彼起。其中以回民反清斗争的情绪最为高涨，次数亦较多，都遭到残酷的镇压。

云南回民领袖杜文秀，看到陕甘回民遭到清政府灭绝人性的屠杀，万分痛恨，乃暗地活动，激励同胞，紧密团结，同舟共济，为废除满清暴政，争取民族解放，与清军作殊死战，即使粉身碎骨也再所不惜。一八五六年（岁次丙辰）即清帝咸丰五年，以大理为革命根据地，发出檄文，号召全省同胞，同期举事。同胞接到起义檄文，自各武器粮草，风起云涌，接踵而至，接受编制，服从军令，高举白色的起义大旗，进攻清军。（史称“白旗造反”）

开化府城（文山）回民黄××得知起义消息，激情满怀，积极响应文秀号召，发动数千回民壮士，整装待命。发难前为避免事机暴露，随时谨慎小心，暗暗约定日期举事。黄并亲身到达安平（马关县）与安平回民领导人商量妥贴。安平地处滇东南边陲，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居民慑于清朝威势，对政治

多不敢过问，惟文华（别格）回子街的马××深明大义，热烈响应号召，积极活动，拥护者两千多人，磨励以须，枕戈待旦。这年旧历冬月二十六日，开化城被白旗围攻的消息传来，马××立即召集人马，编组成军，率领主力部队于冬月二十八日围攻马白，兵驻学庄七寨（松毛寨、浪桥、新寨、木都底、坝地、南山、小马白），以及花枝格等地。

当时镇守马白边防的清军参将吴某，兵微将寡，粮草空虚，惶惑不堪，乃强派民间老弱妇幼站在周围高地呐喊，（名曰站墙子）虚张声势，企图坚守待援。白旗军向敌人猛攻，舍生忘死，前赴后继，摧毁马白碉堡，清军伤亡甚多，马白危在旦夕。吴参将一面上报请援，一面玩弄诡计，选派军中的精壮，伪装神人，飞马舞刀，直冲回阵，其余的清军蜂拥随后，展开厮杀。白旗将领马××见此情景，以为神仙参战，天兵下凡，心虚胆怯，遂不支而溃。此役回民牺牲者不计其数。逃往花枝格方向的散勇，亦被清军追杀殆尽，尸骨堆山，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战事平息后数日，本地好善者将狼籍遍野的尸骨积聚一堆，挖一大坑掩埋，坟大如丘。传闻今大坟包即当时被杀回民丛葬之所。（一九三×年，花枝格人李玉培为立一石碑，题云：“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合葬古墓”此说与上说不知谁是？都有待考证）。

清军获胜，分路跟踪追击，扫荡白旗残部。马××逃回文华，重整旗鼓，组织反攻，被开化府八里团总黄云楼（文华人）指挥所部截击，马××势孤力弱，苦无援兵，见大势已去，遂自刎而亡，部众瓦解。

文华的回子街被清军纵火焚烧，成为废墟。至今尚存一株杨柳树，留为古迹，供人凭吊。

当文华马××围攻马白时，仁和、木厂、八寨、古木各

地白旗军亦纷纷起事。马××乃白旗军主力，既已被歼，各地白旗军即被次第消灭。

当云南各地区的白旗纷纷起义时，北京的咸丰皇帝频频收到告急的本章，忧心如焚，当即选派平回老手魁日飞驰云南，协助云贵总督“剿办”，宣称对回民格杀无论。回民男女老少被斩杀者甚众，回民义军伤亡惨重，遂告失败。

杜文秀起义之失败，实因寡众悬殊，兼之武器不备，仅凭奋勇，终不能敌。文秀英勇牺牲后，各路起义军相继被削平，轰轰烈烈的滇省回民起义遂告结束。

旧的志书和史册叙述白旗造反一事时，多站在满清统治阶级的立场，说是“叛逆”，或称之为“贼”为“匪”。现在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分析看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后记：我写这篇《片断》，全系采访的资料。因事隔百多年，全系先辈传闻，且多神话传说，对荒诞无稽者概不收录。尚望同志们写出更丰富、更具体、更生动的史料来，让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后代的人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时有所帮助。

日本帝国主义轰炸马关罪行

张子进

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入越南后，就以嘉林机场为基地，袭扰我西南大后方。飞机经常经过马关上空。

一九四一年旧历正月二十六日上午，有一批日机飞经马关上空去轰炸昆明、蒙自等地。由于大家习以为常，总认为我们这些小县不会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失去了警惕性，每当敌机经过，都跑出门来看，数数是几架。那天中午十二时左右，三十六架（当时的飞机是三架一小队）日机炸后飞回，仍过马关上空。约在下午一时左右，又有两架飞机从菊花山方向飞到马关县城上空盘旋，大家才感到不妙，纷纷奔出家门，向野外逃跑。我当时正在县国民党部（即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内打麻将，听到外面闹声不同，几个人出来看，见势头不好才越墙而跑到后面的防空洞内去躲（即现在的糖食加工厂后面）。刚躲好，又有不少人涌进洞来，我觉得不妙，又往外跑，一直跑到板子街后面的田里。我边跑边听到接连不断的机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却没有想到找个地方隐蔽，直到飞机到头上来了，才急忙卧下。刚一卧下，就听到近处一声巨响（刘汗州家房子中弹了），烟尘腾起，我满身都落满了泥土。又见下边一丘水田里一串串水珠闪动，原来是机枪在扫射。由

巨响到水珠闪动都是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发生的。大约经过一个钟头的时间，敌机扫射轰炸结束，飞走了，大家才往家里赶。

这时板子街两侧后面起火了。当时吹的是北风，所以由现在的县粮局侧边起火，越过兴隆街延烧到现在的县人民法院一带；后又转吹南风，因此又由现在的人民银行后面烧到对门菜园子，所有的草房全部烧光。从远处看，全城火势熊熊，满天烟尘滚滚。城内一片混乱，鸡飞狗叫，呼儿唤女，搬东西、寻亲人，哭声、骂声，呼天叫地，乱成一团。根本无人组织救火。当时的条件也是无法救火的，任随它烧，共烧了百多家。这次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烟火还在冒。

第二天一早，喜鹊高叫“叽噉！叽噉！”还有人竟把它说成是：“鹊来报信了，今天还来九架”。“九架”！我的天，头天只有两架就闹成这个样子，今天再来九架，那还了得！所以我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一早就搬家，疏散到附近村寨里去，真可谓“惊弓之鸟”。

这次敌机轰炸马关，在大营盘（现在的教体局）背后投掷炸弹一个，弹坑深约二米，直径约五米，就数这个弹大；松毛寨水沟上边一个；现在的银行背后一个；刘汗州家房后一个；王贵和家（即现在糖食加工厂）晒台上一个；运动场的碉楼后面（现在的县法院）一个；现在的武装部后面一个；实业团（现在的新草房一带）一片四个，其中一个投在徐永林家房子边的小水塘里未爆炸，这枚炸弹有八磅水壶那样大。这次敌机共计投了十多个炸弹，有一个未炸。所投炸弹中有部份燃烧弹，所以民房才被烧了这么多，损失才会这样惨重。人员伤的不详，被炸死的共七人。

日帝飞机除轰炸马关县城外，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又轰炸了都。公私的损失也不少。这是日寇欠下马关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法 帝 飞 机 轰 炸

马关县城的惨痛回忆

刘代义

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正是马白的赶街天。我同马关中学的几个老师到兴隆街去买点东西，见赶街的人特别多，很拥挤。老师们回去后，我顺路回家去看看。到家见大女孩兴琼坐在门坎上打瞌睡，我没有叫她。停了一会，还不见她妈妈回来，就回马中去了。学校里饭还不熟，大家决定先搞搞卫生。正搞着，耳边忽然传来由远而近的飞机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看，两架银灰色飞机已到头顶。飞机后面各拖着的两条银白色的尾巴，大家都未见过，还互相问那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谁答出。我心里想，是不是它放的烟幕。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我经过多次，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虽听说过施放烟幕，究竟烟幕是什么样也未见过。这时大家都没警惕性，以为已经解放这么长的时间了，不会有什么敌机来轰炸了，所以看得很出神。看着看着那飞机渐渐盘旋下来，越飞越低了，我才感到这与一般的情况不同。一时回忆起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的情况，心情有些紧张起来。虽拿不定是什么飞机，可也应该警惕，暂叫师生们离开一下学校比较好，于是我也没有来得

及同老师们商量，就自作主张地叫老师同学们快跑。飞机越飞越低，快要到房顶上了，我越大叫：快跑！快跑！老师同学们像服从军令那样都很快地跑出大山门向海子对面跑去。看看老师同学都跑光了，我才跳下石坎，向同一方向飞跑。我刚跑到多胜楼（现在樊自良家那里）那边的稻田时，学校里炸弹响起来了，接连着就响了好几次。这时机枪声、炸弹声，响遍四面八方。尤其是人的哭叫声连续不断。我蹲在一小树笼下，想像着炸后的惨像，心里凄凉而又愤恨。机声渐渐的远了，炸弹声没有了，但人的哭叫声还在传来。我站起一看，城里四处冒着滚滚黑烟，可是却没有叫救火的声音。我快步走向学校，学校里一个人也不见，戏台耳楼的板壁还在着火，只好一个人到厨房里拿了一个瓷盆抬水来将着火的板壁浇熄。礼堂的墙被炸倒了，原来摆好的碗筷、桌凳等物，有的被炸倒的墙压着，其余的乱七八糟，散满一地。又转到兰球场一看，禹王宫的教室已被炸倒，学生老师的寝室都被炸塌，被盖、书籍、洗脸用具等各种物件遍地都是。事后统计，学校中房屋一项，大小被炸倒了十三间。我再到各处查看，没有发现人的伤亡，心中稍觉安慰，说明师生们都全部疏散了。可是想到学校被炸成这样子，师生们今后的宿、食问题怎样办呢？马中的代校长樊自勋又是县文教科长，平日很少到学校来，这时更不知到哪里去找他。现在时间紧迫，作为一个总务主任，这些问题只有自己去寻找老师商量。但一时又怎么找得到呢？想了一下，还是自己先在附近找没有被炸的民房，暂时安置不能回家的师生住下再说。可是心里总是想，现在教室没有了，寝室也没有了，今后又怎么办呢？思想上考虑这考虑那，也没有想到自己家里究竟如何？正在这时，县委的张能达（当时在马中兼课的老师）同志来通知我参加到兴隆街去调查灾情，访问灾民，并要我快去，我

只好把学校的一切丢开同他去。走到小学操场，樊自勋才对我说：你回家去看看吧！我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的妻子小孩哪里去了呢？这时隔壁的赵大舅母才告诉说：我的妻子背着一岁的男孩小兴唐，被炸倒的矮墙压死在房后，六岁的女儿被炸弹抬到上隔壁的楼上去了。她的十岁的孙子小祯祥，也被炸死在楼上。我一家好端端四口人竟被炸死了三个，现在只剩我一人，心里一阵酸痛，不禁泪下。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而现在的任务还要马上到兴隆街去访问调查，因此硬下心肠，请亲友帮招呼一下，想等调查访问清楚，再来处理善后，也就走了。等我完成任务回来，鸡已叫了。这时妻丧子亡，冷冷清清，好不凄凉。天刚亮，我的岳父贺纯文、内弟贺良才闻讯已由文华赶来，才买了棺材料理安埋。我又忙回学校，没有亲自照料，所以我的妻儿究竟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直到现在她们的坟墓都无法找到，言念及此，心里还隐隐作痛。这次法帝飞机所投的都是重磅炸弹，死亡人数之多，物质损失之大，都超过一九四一年日帝飞机轰炸那次损失的十多倍。炸弹以投在粮局门口的那个为最大，弹坑直径大约六、七米，深约二米多。其它的也不小。损失最大的是兴隆街。兴隆街是马白街天赶街人数最多的一条街，所以敌机投弹最多，死伤一百多人，其中以姚忠寿家的房子后面，因房屋墙壁倒塌压死的人最多，房屋也被炸倒一百多间。

看守所（现在的马白区公所）里面也被炸弹炸倒的房屋压死十多人，三反运动被拘押的副县长李星阶就是其中之一。

隔看守所不远，贺耀昆家院子里中了一弹，死了几人。死得最悲惨的是田仲学的父亲，被炸得粉身碎骨，只找到下脰上粘着的一绺胡须。其它一无所有。

黄学（现是商业局）正房和耳房被炸受损。小学校的教室

也受波及。玉皇阁侧边的民房被烧了十几间。中学校（现在的医院）被炸倒六、七间，但未发现弹坑，可能是在离地面不远的空中爆炸的。中学校坎脚民房被炸倒或烧毁的约二十多间。海子里落有一弹，死了一个青年妇女。

兴隆街（现手管局展销门市部后面）中了一弹，弹坑直径约六米。深处约一米多，死了男女老少好几人。有几间（现展销门市部的房子就盖在这基地上）房子被炸成平地，我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就死于这颗炸弹。

总计两架飞机投弹共约十二枚，炸毁房屋计两百多间，死伤人数计一百七十多人，其它物质无法统计。这是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尤其是马关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事后，人民政府立即组织医药力量为伤员医治，被炸死的发给安埋费，我也领得了安埋费五十元（经学校评给）。这次人民政府为善后做了大量工作。借此血的教训对人民作了防空的宣传和教育。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云南步兵十七团夜袭瓦渣始末

孙云程 遗稿

周星康，字少和，家住瓦渣，是马关有名的土霸。二十年代初以剿匪大队长为名，带领其乡各族壮丁百人驻扎县城。一九二七年受王汝为在文山编组的第六师委为梯团长，又在马关与廖子谦武斗获胜后，势力日渐扩大，马关的一些土匪头目，多来依附，如水尾的龙恩栋、金竹坪老寨的杨春林等，周均委以营长职衔。其势力范围，大致包括马安山、夹寒箐、南捞、都竜、玉皇阁对汛、瓦渣、及水尾等地。周恃势逐渐骄横，在马关城区大摆赌场，致马关赌风之盛为前所未有。又征收驮捐，使人民负担日益增重。马关县长无力驾驭，只好听任俯就。此时文山第六师师长王汝为猜忌其族兄主秉钧，枪杀秉钧于砚山野猪塘，沉尸水底，此恶行使其威信尽失，加以自身软弱无能，部属各行其是。又闻省军将至，王十分惊惧，乃率学生队弃城逃走，余部纷纷离散，第六师遂自行瓦解。一九二八年七月，李绍忠（建水招安军）部将到马关，周为了避免不测之祸，退回瓦渣老巢，暗作戒备。是年冬，李奉令调防，一因地方不靖，二为做顺水人情，乃于临行时，以司令官的身份委周为游击大队长。

周在瓦渣俨然土皇帝，其子周永发当瓦渣乡长，父子同

恶，横霸一方。借筹办学校之名，大肆搜刮民财。又受理人民诉讼，私设监狱，非法拘捕，苛处滥罚，为所欲为，不数年周已阡陌纵横，富甲一乡。瓦渣地处极边，形势险恶，又成为周的禁区，外边人很难到那里活动。多有犯重案而不敢露面者，逃往瓦渣求周保护，所以瓦渣已成为一个坏人的荫避所。

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巩固后，为绥靖全省，以求长治久安，派步兵第十七团驻防文山，时西畴的恶霸宋伯郊罪恶昭彰，已被十七团派兵袭入，得到解决。十七团又派人与周接头，想与周会面，周恐有诈，未允其到瓦渣，只同意来使带极少数人到炭山丫口的华托山独家村会晤。周为寻找靠山，又通过一些关系，攀上了麻栗坡督办陈印书，陈委周为西马麻剿匪大队长。一九三二年旧历八月，有因犯罪而逃避瓦渣之杨大刚，因暗地夥同他人到越南坝哈街抢劫州官家，将州官之弟打死。回来后，适周接到坝哈州官来函，托周侦缉抢匪。此事引起杨的疑惧，因而潜逃至文山，向十七团部密报周的情况，愿当响导。十七团团团长龙霖以有机可乘，即派第一营长何起龙带领所部随杨星夜出发，中秋日赶到马关，兵分二路袭击瓦渣和都。瓦渣去二个连，都去二个连，于十六日拂晓同时行动。都方面，很轻易地袭入周宅。周次子永德系麻栗坡玉皇阁对汛汛长，乘虚逃脱，仅将其母（周原配）李氏拘禁。瓦渣方面，十六日拂晓部队到达，将周宅围住，由杨大刚出声喊门。因杨大刚所约之内线顾虑乱中误伤，暗离周宅而失去内应，致惊周。周急起窥视，见有兵包围，于是仓卒抵抗，击毙部队叠肩逾墙者二人。由于周宅坚固，其家男女又多能用枪，部队仅凭步枪，所以从晨至晚，不惟没有攻入，反被周将其官兵击毙九人。至晚八时许，部队趁夜撤离。到都以都队伍汇合，将周之原配李氏押解至马关，交马关县长杨石生看管。

部队撤走后，周星康于次日（十七日）即携带家小、细软及得力亲信，离家潜入老君山深处藏匿。一面差人飞报麻栗坡督办署及马关县政府，佯装不知是军队袭击。报告说：遭到土匪围攻，妄图抢家，请派队救援。继而复上报，说：文山部队听信坏人引诱，突然袭击，已将都家庭财产抄没，老妻被扣，自己幸早发觉，未遭毒手。在此生死关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于人。枪击数人，纯属出于自卫，实非得已。并申诉历年从公剿匪，有功无罪，现无辜受祸，抄家捕人，已是官逼民反。请体念苦衷，将抄没家产归还，老妻释放云云。不数日接马关县长杨石生函，劝周缴枪，并送还官兵尸体，其函略云：

“少和执事：……接云南省署来电，据麻栗坡督办署急电称：据报，十七日晨，瓦渣方面，马关县长杨石生与周少和因嫌生忌，互相猜疑，始则以民团围攻，激战失利，继请驻军进剿，亦未邀功，连日以来，枪声隆隆，居民惊恐不安，诚恐扰窜麻区，为害诚非浅鲜。为巩固边防计，请即速电制止，……。查此事明明是文山部队所为，因何以我为龙团长之影子？竟说马关杨石生与周少和因嫌攻击。……回忆不佞与中书谊属同袍，戎马余生，饱经患难，决不为此，必其属下魑魅魍魉之所为。不佞与执事素昧平生，……古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又云：鹿因角亡，象齿焚身，执事之所以有今日，实以拥有多数枪支所致，为执事计，诚能缴快枪五百支，将阵亡士兵遗体抬送关，归还部队，则我敢保执事全家生命之安全，令正亦可清吉回家，……”（此系文内大意）。

周接信后，复信说：我有枪尚不能自保，缴了枪，岂不束手待死，并且我没有这么多枪，身边只有几支劣枪，留作自卫，交枪之事，实难从命。至于打死的士兵，当初我们怀疑是土匪抢家，尸体早已掩埋腐化，难以抬送。室人被执，倘能宽宥释